



欧阳江河

站在

虚构

这边

呆在一加一的简单生活里会显得比较乐观

但是悲观的抒情的肉体却更为雄辩

它拒绝了人类天性的引导

长久地沉溺于对未知事物的迷恋

站在虚构这边

站在虚构这边

欧阳江河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站在虚构这边/欧阳江河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1.7

ISBN 7-108-01454-8

I. 站… II. 欧… III. 诗歌-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9809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3.125

字 数 160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目 录

序 ——— 7

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 ——— 13

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
知识分子身份 ——— 45

另一种阅读 ——— 93

站在虚构这边 ——— 119

词的现身：翟永明的土拨鼠 ——— 147

命名的分裂：商禽的散文诗《鸡》 ——— 169

北岛诗的三种读法 ——— 187

读北岛《旧地》 ——— 211

柏桦诗歌中的道德承诺 ——— 225

倾听保尔·霍夫曼 ——— 233

蝴蝶 钢琴 书写 时间 ——— 245

深度时间：通过倒置的望远镜 ——— 255

共识语境与词的用法 ——— 269

90年代的诗歌写作：认同什么？	273
《谁去谁留》自序	279
有感于《今天》创刊15周年	287
成都的雨，到了威尼斯还在下	297
“他是个中国人，他有点慢”	309
幸福：可口可乐的那种甜？	317
我听米凯兰杰利	323
格伦·古尔德：最低限度的巴赫	335
曾来德的书法与“元书写”立场	347
90年代的中国先锋艺术	363
技法即思想	383
纸手铐：一部没有拍摄的影片和它的43个变奏	391

序

这是我的第一本文集。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和我的诗歌写作一样，具有某种异质混成的性质。就文章体裁和样式而言，它们当中既有较为正式的理论性文章，也有信笔写来的短论和随笔。从篇幅上看，有的文章长达上万字，有的文章则简短到仅两千字而已。至于行文节奏和语速，我认为与每篇文章所花费的写作时间不无关系，比如《蝴蝶 钢琴 书写 时间》及《倾听保尔·霍夫曼》这两篇随笔，我就坐在那儿用和写信差不多的自由速度写它们，也就两小时吧，边写边听格伦·古尔德的巴赫（不是《平均律》就是《戈德堡变奏曲》），文章写完后读上去有一种私人信件般的语速和气氛。而像《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这样的文章则持续写了十天左右，原

文有三万字之长，由于是为一个特定的诗学研讨会所写的发言稿，我又被事先告知仅有 40 分钟的发言时间，所以压缩成现在这个样子。长度从三万字挤压到不足万字之后，文字的内在节拍是否带有减法的特征呢？

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除少数几篇涉及了音乐和绘画外，大都是关于诗歌的。写诗算是我的本行，但在写诗学文章时，我刻意选择了“读”的角度，而非“写”的角度。因为读可以把写像灯一样打开。问题是，写是怎么被打开的，还会怎么被关掉。真的，读是开关。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读，就是和写一起消失。

词真能像灯一样打开，像器皿一样擦亮，真能照耀我们身边的物吗？当代诗人们致力于处

理词与物的关系，以此界定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和形象，并对现实生活的品质、价值和意义作出描述。我想强调指出的是，这种描述带有虚构性质，不大可能由现存事物简单地、直接地加以证明，因为诗的描述不仅是关于“物”的，也是关于描述自身的。从虚构这边看，诗引领我们朝着未知的领域飞翔，不是为了脱离现实，而是为了拓展现实。在我看来，现实如果只是物的状况的汇集，没有心灵和诗意的参与，那么，一切将变得难以忍受。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的某些文章（比如这本集子里的几篇细读文章）意在表明，在对现实的诗意描述与媒体性质的描述之间，不存在共同尺度。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深刻差异不是

很好吗？“维护差异性”是利奥塔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中提出的一个理论建议，它值得我们认真考虑。我不是一个时时处处与传媒体制为敌的人，但老实说，要是当代媒体想说想做什么就能说能做什么的时代真的到来时，我不知道，人类生活会是怎么一个样子。也许，地球将小得几乎可以被一份晚报折叠起来，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通栏标题下，几个版面就足以概括生活，花上几毛钱就能通读。至于诗歌，至于文学，那是副刊的事。读者全都不知不觉地在使用一种全球通用的传媒语言来整理思想，表达看法。这种硬通货式的语言，人们说它的时候好像自己的思想、观点、意见是兑换过的。它散发着主持人语气和嘉宾口吻，意在造成一种历史正被现场直

播、而每个人都是应邀出席者的假相。就词与现实的关系而言，媒体语言是与现实最为贴近的报道语言，它所讲述的全是真的发生过的事儿。但这种语言对现实的界定实际上是个幻觉。因为现实和现实感从来不是同一回事，生活真实和文学真实更不是。明白了这点，就能明白我为什么提出站在虚构这一边。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的写作想有多自由就能有多自由，但是，真正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写作肯定存在着限制。问题是，对于这限制是什么，在哪里，我们往往茫无所知。

1999.8.28

从看见到看见，中间只有玻璃

从脸到脸

隔开是看不见的

在玻璃中，物质并不透明

整个玻璃工厂是一只巨大的眼珠

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

它的白天在事物的核心闪耀

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

就像鸟在一片纯光中坚持了阴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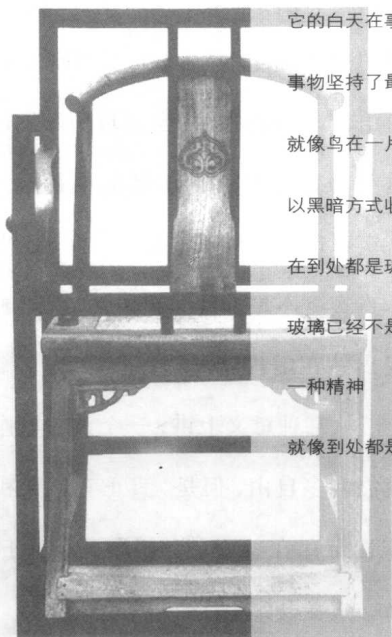
以黑暗方式收回光芒，然后奉献

在到处都是玻璃的地方

玻璃已经不是它自己，而是

一种精神

就像到处都是空气，空气近乎不存在



邵帆 作品6号
1996北京
楸木 榆木

当代诗的 升华及其限度

一、个人语境的不纯

我们在诗学研究中面对的是一般诗学而在动笔写作时考虑的却是某一特定作品，这种情形是否合理？提出这个问题，部分是由于在当今汉语诗界一个人既写诗又从事诗学批评的情况似乎已相当普遍，部分则是考虑到有时我们对如何理解一个词感到没有多少把握——很明显，对于公共理解、一般诗学和不同的特定作品，有时一个

词表达了迥然不同的意义。这看上去像是一个面具的声音来自大地，但我未必期待

个技术性的问题，但其中所包含的困惑却是难以从地下冒出一个舞台和一个化妆师

回避的。我想这里首先有一个语境问题。一般诗他拿出镜子，把几个戏剧腔的扁平人物

学所面对的是由交叉见解所构成的具有可公度反射成锥体，舞台上的雨从去年

性（commensurability）的共识语境，而在某一特下到今年，恍若雅典城的瑟瑟秋风

定文本中起作用的则主要是个人语境。也许对在袖子里的北京吹。一个双重国籍的人

个人语境起源的不纯加以质疑是必要的，因为这不在于他所在的地方，正如一个双重面孔的人

没有面孔，是他不是的人。

丨 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

一质疑通常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个人生存的特殊处境和深度经验，在其中，词与物的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直接真实往往带有令人不安的单纯性质。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为单纯本身有可能精致化，变为福音或乡愁的袖珍形式，亦即一种由集体记忆加以维系的个人记忆的替代品；也有可能因制度语境的压抑和扭曲而发展成为真正的噩梦。英国作家赫胥黎（A.L.Huxley）在《美妙的新世界》一书中描写的一个场景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一间阳光明媚的房子里摆满接通电源的鲜花，一群孩子被带进来后，人人都本能地扑向鲜花，而电闸就在孩子们的手碰到鲜花的一刹那拉下。这种情形重复一千次后，鲜花与电流在概念上就紧紧黏合在一起：这不仅仅是事实的简单呈现，或噬咬人心的痛楚经验，也是一种具有固定含义的“反常的常识”。换句话说，鲜花与电击的联系既是物与物之间的联系，又是词与物，词与词的联系，未知世界与已知世界的联系。由于它已内在化为个人语境，无疑将作为修辞的噩梦在孩子们的一生中起作用。

这当然是反常语境迫使正常语境产生变形

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它有助于说明个人语境的不纯。词与物的初始联系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单纯，就其起源而言早已布满了外在世界所施加的阴影、暴力、陷阱。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只要提到像“麻雀”这类词在五六十年代意味着什么就足

够了。麻雀每年吃掉多少粮食的统计数字一经发
……我们是在咖啡馆里写作

表，“麻雀”一词在我们成长时期的个人语境中和成长的一代人，名词在透过信仰之前

就成了“天敌”的同义词，为此不惜发动一场旷转移到动词，一切在动摇和变化

日持久的麻雀战争，与其说麻雀属于鸟类，不如没什么是固定不变的。在一个脑袋里

说它属于鼠类。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米勒（J. 塞进一千个想法

Hillis Miller）所说的“按事先规定好的神学假就能使它脱离身体，变得

定”^①去理解一个词的反常途径，不仅指向世俗像空气中的一只气球那么轻

政治和现实人生场景，而且指向精神和心理的领域，构成了善恶对立的二元修辞体系。根据这一体系对意义的“事先规定好的神学假定”，个人对事物的认知和判断成了对词作出分类处理的一个过程。例如：“麻雀”一词划归恶、“葵花”一词则体现了善。在这里，词的世俗性意义无论朝向善恶的哪一向度，都含有某种特异的精神疾病气味，它是不祥的，因为它除了是体制话语的产

^① Ralph Cohen 主编，*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 Routledge, 1989. 中译本 130 页，中国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物，也是人性表达的一部分。

词与物的联系是怎样被赋予超字典的反常意义的，这种意义又是如何在公共理解中固定化、功利化，并对个人语境造成巨大压力的，这恐怕主要是社会语言学范畴的问题，我无意加以深究。我所关切的

是对个人语境的单纯加以质疑能否给个人写作带来活力。

无论在词的精致化、词作为集体记忆、

词作为历史噩梦的

哪一种可能性中，

我所理解的严肃的个人写作都意味着呈现生存的未知状态。不过问题在于，一个诗人当然可以通过规定上下文关系来规定词的不同意义，但这也也许只是一个幻觉，因为诗人不能确定，具体文本所规定的词的意义一旦进入交叉见解所构成的公共语境之后，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有效的。令人沮丧的，是一方面个人语境难以单独支撑意义，另一方面它又无力排斥公共理解强加的意思



左：詹明信
中：列维·斯特劳斯
右：本雅明